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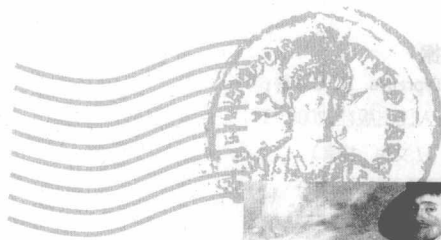
[俄] 伊·屠格涅夫 著 文 良 译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猎人笔记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猎人笔记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人笔记/(俄)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 И. С.)著;

文良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苏俄. 1/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85-4

I. 猎… II. ①屠… ②文… III. 中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3195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猎人笔记

作 者 (俄)屠格涅夫

译 者 文 良

责任编辑 段秋艳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85-4/I·1899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黄鼠狼和卡利内奇	1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11
莓泉	22
县城医生	30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	38
独户地主奥夫夏尼科夫	45
白净草原	61
美人梅奇河的卡西扬	80
总管	98
事务所	110
孤狼	128
两地主	136
列别迪扬	144
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和她的侄儿	155
死亡	165
歌手	176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191
约会	205
施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213
切尔托普哈诺夫和涅多皮尤斯金	234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结局	250
活尸	283
车轮的警示	295
树林和草原	309

黄鼠狼和卡利内奇

所有从博尔霍夫县（旧俄行政单位，苏联成立后沿用至一九二九年）前来日兹德拉县的人，对于奥廖尔省（旧俄行政单位）人和卡卢加省人在气质方面明显的区别，也许都会感到吃惊的。奥廖尔的农民个头不大，稍稍有些驼背，神色凝重，看起来像蹙着眉梢，住的是白杨木建造的窄小昏暗的棚屋，身服劳役，他们向来不做生意，吃食也十分简陋，脚上只有树皮鞋可穿；卡卢加的代役租农奴（旧俄农奴的一类，另一类为劳役租农奴）可就不同了，他们住在宽大的松木屋子里，个子高高的，神情爽快、胆子大，面色红润；他们做黄油和焦油的买卖，到了节日还穿长筒靴呢！奥廖尔的村庄（我们所说的是奥廖尔省东部）的周围一般都是耕地，在那种稀里糊涂变成脏水塘的溪谷边上。除去随时准备砍掉供人使用的几棵柳树和两三棵瘦巴巴的白桦树以外，方圆一俄里（相当一·〇六公里）以内几乎不见任何草木，房屋鳞次栉比，房顶上铺的是烂麦秸；卡卢加的村落可就不一样了，大多数都是四周树木林立；房屋的间距看起来较为宽松，排列也很整齐，房顶上用的也不是麦秸，而是木板；大门锁的严严实实，后院的篱笆都非常整齐，也不往外倾斜，过往的猪猡根本就进不去……在猎人眼中，卡卢加省也比较称心。在奥廖尔省住上五年六载，那儿最后一批森林和繁茂的灌木丛林将会不复存在，沼地也将荡然无存；卡卢加省则和它恰恰相反，森林方圆近百里，沼地也占几十俄里，高雅的松鸡还没有灭绝，温和善良的大鹑依然安居无忧，你走着走着还会惊起沙鸡，令猎人和猎狗既高兴又惊讶。

我有一次去日兹德拉县打猎，在那里的野外偶然碰到卡卢加省的一位小地主波卢特金，与他混得挺熟。他特别喜欢狩猎，所以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颇为出众的人。说实在的，他身上也具有某些瑕疵，比如曾向全省所有豪富之家的千金求亲，结果到处碰壁，不允许他再登门。于是他就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向各个

朋友和相识痛诉苦衷，而对那些千金小姐们的高堂，他还是坚持将自家果园中收的酸桃子以及另外一些还没有熟的果子作为礼品去馈赠；他爱反复叨咕一个相同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波卢特金先生自己觉得情趣盎然，事实上却向来都没有招来人家一粲；他称赞阿基姆·纳希莫夫（俄国讽刺诗人）的文章和小说《平娜》（俄国通俗作家马尔科夫的小说 *Пинна*，曾遭到著名文艺批评家的严厉批判）；他讲话有点儿结巴，给自家的狗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天文学家”；他把“K”念成“Ч”，他家的烹调方式几乎是法国式的，他家的厨子所理解的烹调法国式菜肴的诀窍，在于让每一种食物都改变自己的原汁原味；肉食通过这位巧手的料理，就有了鱼味，鱼就有了蘑菇味，通心粉则能弄出火药味；但是不论是哪根胡萝卜，不使它变成菱形或者梯形，绝对不会搁入汤里。但是除去这些屈指可数而又无伤大雅的瑕疵以外，波卢特金先生，就像前面提到的，还算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我和波卢特金先生认识的当天，他便热情地邀我去他家过夜。

“到我家里大概有五俄里，”他说，“走路去很远；咱们先去黄鼠狼（农奴的绰号，原文 *хорь* 即艾鼬 *хорёк*，故后面称他的孩子为小黄鼠狼 *хорьчонок*）家吧。”（想必诸位能准许我不照他结巴的方式来转述。）

“黄鼠狼是什么人？”

“他是我的佃农……家离这里不远。”

接着我们便一同前往黄鼠狼家。在树林中间一块经过精心清理和整治过的空地上，孤单地坐落着黄鼠狼的宅院。这个宅院是几间松木建成的房屋，用栅栏圈在一起，正房前边有一个用几根细柱子支撑起来的敞棚。我们走到里面去，看到一个大约二十来岁的、个子高高、相貌堂堂、强壮的小伙子。

“喂，费佳，黄鼠狼在么？”波卢特金先生问他。

“他不在。黄鼠狼去城里了，”那个小伙子笑着说道，露出一口雪白雪白的牙齿。“吩咐备车么？”

“不错，老弟，备车吧。还得给我们拿点儿格瓦斯（一种冷饮）来。”

我们进入屋里。由洁净的圆木组装的墙壁上，一张苏兹达尔（乌拉基米尔省的一个县，那儿以出产简陋木版宗教画闻名）的画片也没有贴；在角落处，在裹着银质服饰的沉甸甸的圣像跟前，燃着一盏神灯；用菩提树木制成的桌子前不久刮洗得

干干净净；圆木间的缝隙里和窗户的边框上，看不见忙碌机灵的茶婆虫；也没有疑虑重重的蟑螂在那儿藏身。那个小伙子快捷地就走了出来，端来一杯质量上乘的格瓦斯、一大块小麦面包和盛着十多根腌黄瓜的木钵。他把那些东西全都放在桌子上，身体倚在门框上，然后面带笑容地打量着我们。我们还没来得及把这些食物吃完，马车就已经来了。我们起身出来。马车夫竟然是一个差不多十五岁、头发卷曲、两颊绯红的男孩儿，吃力地勒住那匹肥实的花斑公马。马车的四周，围着六个彼此长得非常相像而又都像费佳的、个子高大的年轻人。“他们都是黄鼠狼的孩子！”波卢特金说。“全都是小黄鼠狼，”费佳接过话说，他已经和我们一起走了出来，站在台阶上，“这还不全呢，波塔普去林子里了，西多尔和老黄鼠狼一起去城里了……小心点儿，瓦夏，”他转向驾车的孩子接着说，“得跑快点儿啊：车上送的可是老爷。但是到了高坡那儿可得小心，悠着点儿，否则碰坏了车子，惊扰了老爷的肚皮！”其他的小黄鼠狼听见了费佳的玩笑话，都轻轻地笑了。“把天文学家给我抱上车！”波卢特金先生威严地喝道。费佳快乐地抱起那只强露微笑的狗，将它放到车子的底板上。瓦夏把缰绳放松，我们的马车启动了。“这儿是我的账房，”波卢特金先生用手指着一个非常小的平房，忽然对我说，“要不要去瞧一瞧？”“好吧。”“这个账房如今已经没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下车，“但还值得一瞧。”所谓的账房只是两间空房。看守人是一个独眼老头儿，他从后院跑了出来。“你好，米尼亚伊奇，”波卢特金先生说，“水在什么地方啊？”独眼老头儿跑了开去，很快就拿来一瓶水和两个杯子。“请尝一下，”波卢特金对我说，“我这可是上好的泉水。”我们一人饮了一杯，此时老头儿向我们躬身施礼。“嗯，眼下咱们能动身了吧，”我的那位新朋友说。“在这个账房里我卖了四俄亩（一俄亩相当于一·〇九公顷）林地给商人阿利卢耶夫，还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我们重新上了马车，半小时以后，便抵达主人的宅院了。

“请问，”吃晚饭时我对波卢特金说，“为什么您的黄鼠狼和您那些其余的佃农单分开住呢？”

“是这样的：他可是个很有头脑的佃农。差不多二十五年以前，他的房屋被一场大火烧了个精光；他就前来对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波卢特金的父名和父称），请您准许我搬住您林子里的沼地上去住吧。我会给您交高额的代役

租。’‘你为什么想住到沼地上去呢?’‘我想这样;只是请您,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请您不要派我去干任何活儿,要多少代役租,由您来定好了。’‘一年五十卢布!’‘成。’‘我可是不许拖欠的!’‘当然,绝对不会拖欠……’所以,他就搬往沼地上去住了。打那时开始,别人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黄鼠狼。”

“那他现在过得怎么样?”我问。

“发了大财。他如今付我的一百卢布的代役租,我或许还要提价呢。我曾这样对他说过好几遍:‘赎身吧,黄鼠狼,哎,赎了吧!……’然而这个家伙很狡猾,硬是咬死说赎不起……事实上这怎么会这样呢!……”

次日,我们喝完茶,立即又去狩猎了。经过村里时,波卢特金先生让马车伏在一个低矮的房子跟前停住,高声喊着:“卡利内奇!”“这就来,老爷,这就来,”从院子中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我正穿鞋呢。”我们的车子便缓慢地向前走;走出村后,一名大约有四十岁的人跑过来。他瘦高个儿、小脑袋往后仰着。这正是卡利内奇。他那温和善良的、黑黑的、带点麻斑的脸,让我一见就觉得喜欢。卡利内奇(我以后才知道)天天陪着主人去狩猎,他背着东西,有的时候还扛枪,观察鸟儿在什么地方栖息、找水、摘草莓、搭棚子、跟在马车后面跑;少了他,波卢特金先生是没法打猎的。卡利内奇是一个性格很乐呵、很温和的人,嘴中不住地小声哼着歌儿,无所思虑地向周围张望,讲话带点儿囊鼻儿,笑起来经常眯缝着那双浅蓝色的眼睛,又总是用手抚摩他那不多的楔形胡子。他走起路来慢悠悠的,步伐却迈得不小,拄着一根又细又长的拐棍。这天他几次和我聊天,服侍我时一点儿都没有卑躬屈膝的神态;然而他照料主人真像照料孩子一般。中午烈日当头的时候,我们只好寻觅一个背荫的地方,他带我们去他设在林子深处的养蜂房那儿。卡利内奇为我们打开一间挂了一捆捆散发着香气的干草的小屋,让我们在新鲜的干草上躺着,自己戴上一个袋状的网罩,拿上刀子、罐和一块点着的木片,去养蜂房里给我们割蜂蜜。我们喝着掺了泉水的透亮的温蜜汁儿,就在蜜蜂枯燥的嗡嗡声和树叶响个不停的低语声中睡着了——我被一阵阵微风吹醒……我睁开双眼,看到卡利内奇:他坐在那扇半开半掩的门的门槛上,正拿着刀子削一个小木勺。我望着他那像傍晚的天空般温和而明朗的脸看了好一阵子。波卢特金先生也醒来了。我们没有立即就起来。在疲惫和劳顿以及一阵酣睡以后静静地躺在草地上,感到颇为惬意:全身

舒适而疲乏，脸上冒着淡淡的热气，甜蜜的困倦让人不想睁眼。最后我们起来了，又一直闲逛到黄昏时分。吃晚饭时，我又说到黄鼠狼和卡利内奇。“卡利内奇为人善良，”波卢特金先生对我说，“是个热心而勤奋的庄稼人；可他不好好地务农，因为我经常拖着他。他天天和我一起去打猎……他也没法儿干农活儿，您想想看。”我赞同他的话，然后我们就睡着了。

次日，波卢特金先生为了和邻居皮丘科夫打官司，不得不到城里去。邻居皮丘科夫占了他的耕田，还在那耕田上殴打了他的一名农妇。我独自一人出去打猎，黄昏前拐到了黄鼠狼家，在门前有个秃顶、个子矮小、肩膀宽大、身体壮实的老头儿——这正是黄鼠狼本人。我满怀好奇心打量了这位黄鼠狼。他的外貌和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非常相像：很高的带着疙瘩的额头，眼睛不大，鼻孔朝天，都和苏格拉底相仿。我们一块儿进入屋子。上次见过的那个费佳为我端上牛奶和黑面包。黄鼠狼坐在长凳子上，安详地捋着他那卷曲的胡子，和我聊起天来。他看起来很有自尊感，讲话和动作都非常慢，有的时候在很长的小胡子下面露出笑容。

我和他提到播种，提到收成，提到农村生活……他对我说的话好像处处认同；不过后来我反而觉得难为情起来，我感到自己说的话并不是句句恰当……我们的交谈好像有点儿令人纳闷了。黄鼠狼讲话有的时候令人无法揣测，也许是由于审慎的原因……下边就是我们交谈中的一例：

“我说，黄鼠狼，”我对他说，“你干嘛不找主人去赎身呢？”

“我赎身干什么？如今我对主人了解得很清楚，我的代役租也能付得起……我的主人很好。”

“然而一个人不管怎么着也是自由着好，”我说。

黄鼠狼斜着瞥了我一眼。

“那是当然，”他说。

“既然如此，那你干嘛不赎身呢？”

黄鼠狼摇了摇头。

“老爷，您让我用什么去赎身呢？”

“嗨，算了吧，老头儿……”

“假如黄鼠狼成了自由人，”他小声接着说，似乎在对自己说话，“所有不

留胡子的人（指官吏，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官吏不准留胡子），就都会来向黄鼠狼发号施令了。”

“那么，你自己也能剃掉胡子。”

“胡子算个什么东西？胡子是一把草，想刈掉也不是不能。”

“那还说有什么好说的呢？”

“看来，黄鼠狼索性去做生意得了；生意人过得好，并且也可以蓄胡子。”

“怎么，你不是已经在那儿做生意么？”我问他。

“那只是做点儿黄油和焦油方面的小生意……怎么样，老爷，需不需要备辆马车？”

“这人嘴太严了，脑子里主意多着呢，”我这么想着。

“不用，”我说，“我不用马车；明天我要在你家周围转转，要是你赞成的话，我想留在你家的干草棚里过夜。”

“那没问题。不过你住在干草棚里踏实么？我让娘儿们为你铺好床单，放上枕头。嘿，娘儿们！”他站起身喊道。“过来，老娘儿们！……嘿，你，费佳，你和她们一起去吧。老娘儿们全都是些饭桶。”

过了十五分钟，费佳打着灯笼带我去干草棚那儿。我躺在散发着草棍儿香气的地铺上，狗在我脚旁蜷缩着：费佳向我说了一声晚安，“吱”的一声，门就关上了。我久久不能入睡。一条母牛走近门旁，大声喷了两口气；狗傲气地朝它汪汪地大叫；一头猪若有所思地哼哼着，从棚边经过；周围不知哪儿有匹马嚼着干草，打着响鼻儿……我呢，结果就打起瞌睡来。

一大早，费佳喊醒了我。这个快乐机灵的年轻人很让我喜欢；同时，就我看到的，他也是老黄鼠狼的心肝宝贝。一人经常亲热地相互逗乐子。老头儿也出来和我打招呼。不知是因为我在他家睡了一晚，或者是另有其它的原因，黄鼠狼对我比前一天亲热多了。

“茶炊已经预备好了，”他面带笑容地对我说，“我们喝茶去吧。”

我们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一个身强力壮的村妇——他众多媳妇中的一个——端来一罐牛奶。他的儿子们挨个进入屋中。

“你有这么一大家子呀！”我对老头儿说。

“是的，”他咬了一小块糖，说，“他们对我还有我那老伴好像没什么好抱

怨的。”

“他们都和你在一块儿住么？”

“不错。他们自己都想和我在一块儿住，也就这样住了。”

“都结婚了么？”

“就剩这个了，淘气鬼，还没有结婚，”他用手指着依旧倚在门框上的费佳对我说。“至于瓦夏，他年纪还小，可以再等等。”

“我才不结婚呢。”费佳回嘴说，“我这样挺好的。老婆对我有什么用？娶来和她吵架，是么？”

“嘿，你这小家伙……我还不知道你！你手上戴着银戒指……只想成天和老爷家里的那帮丫头厮混。……‘算了吧，臭不要脸！’（老头儿摹仿那些丫头们说话的语气。）我知道你的，你这个懒鬼！”

“要老婆真没多大用处。”

“老婆就是劳力，”黄鼠狼严肃地说，“是庄稼汉的好佣人。”

“我要劳力干什么？”

“别说了，你乐意别人替你白干活。你们这些人，我太了解了。”

“要是这么说，那就给我娶一个吧。咦？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说话？”

“唉，行了，行了，你这个淘气鬼。你看，我们打扰老爷了。我会给你娶一个的，不用着急……老爷，请你不要生气。孩子年龄还小，不知道规矩。”

费佳摇了摇脑袋……

“黄鼠狼在家么？”门外响起一个熟悉的嗓音，卡利内奇走了进来，手中握着一捆野草莓，这是他摘来送给好朋友黄鼠狼的。老头儿高兴地迎接他。我惊讶地看了看卡利内奇，我确实没有想到农民也有这样的“温情”。

我这天出来狩猎，比平日晚了差不多四个小时；从那以后的三天，我都在黄鼠狼家居住。我这两个新朋友使我很感兴趣。不知道我用什么使得他们都很信任我，他们对我无话不谈，丝毫都不保留。我愉快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并不断地观察他们。这两个人一点儿相似的地方都没有。黄鼠狼是个正派的、务实的人，很聪明，富有理智的人；卡利内奇和他正好相反，是属于理想派、浪漫派，热情洋溢而喜欢幻想的人。黄鼠狼懂得实际生活，因此他盖房屋，积蓄钱财，和主人还有别的有地位的人相处得很融洽；卡利内奇则是脚穿树皮鞋，将

就着过日子。黄鼠狼家养育了一群孩子，对他都很服从，而且家庭美满；卡利内奇曾经也有过老婆，但他怕她，根本就没生过一儿半女。黄鼠狼把波卢特金先生看透彻了；卡利内奇则把自己的主人看得很高。黄鼠狼喜欢卡利内奇，经常袒护他；卡利内奇喜欢黄鼠狼，而且敬重他。黄鼠狼不爱说话，脸上总带着微笑，但心里颇有主意；卡利内奇永远都是热情洋溢，但不像机灵的工人一样，唱歌一般向你叙述……不过卡利内奇有一些天赋，这是黄鼠狼也不可否认的；比如：他会用咒语止血、镇惊、制疯，他还能驱虫；他是个蜜蜂能手，他手气很好。黄鼠狼当着我的面请他把新买来的一匹马牵到马厩里去，卡利内奇就真心实意、郑重其事地去办这个老怀疑主义者托付的事儿。卡利内奇是个自然人；黄鼠狼则是社会中人。卡利内奇不爱议论，极易轻信；黄鼠狼则站得高，甚至对生活持着嘲笑的眼光。他知道很多的事情，我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我从他的嘴里知道，每年夏季割草前，都会有一辆样式特别的小马车串村过寨而来。这辆马车上坐着一个身穿长外衣的人，在销售大镰刀。如果付现金，每把镰刀收一卢布二十五戈比到一个半卢布的纸币；如果欠账，每把镰刀就卖三卢布纸币和一个银卢布。不消说，农人基本上都欠着他的账。两三个星期以后，这人又到了，是来讨账的。农人刚刚割完燕麦，因此都能付得起账；农人和这个商人一起去酒店里，就在那儿把账付清。有的地主企图自己用现金把镰刀都购进，接着用相同的价格赔账给农人们；谁料到农人们并不愿意这么做，甚至有点儿丧气。因为原本他们可以轻松地弹一弹镰刀，听一听声响，把它拿在手中翻过来调过去地看，不住地探问那个骗人的商贩：“喂，年轻人，这镰刀可不怎么样吧？”——向地主买就没有了这样的乐趣。在买小镰刀时，也会出现相同的把戏，所不一样的，此时还有很多婆娘掺和进去，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的时候使得那商贩无可奈何，只好动手打她们一顿。不过最让婆娘们吃亏上当的，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造纸厂的原料采办人委托那些在有的县里被叫做“鹰”的特殊人物去收购破布头儿。这样的“鹰”从商贩那儿领到差不多二百卢布的纸币，接着就出去寻找猎物。不过他和他因此得名的那种高尚的鸟一点儿都不一样，并不明目张胆地来进攻，恰恰相反，这样的“鹰”却运用狡猾和鬼计。他把自己的车子停到村子近旁的树林中，自己蹑跖到别人家的后院或者后门旁边，装成一个行路人或者只是无事闲逛的人的模样。婆娘们凭借直觉

知道他来了，就悄悄地出去和他见面，买卖很快就成交了。婆娘为了几个铜币，不仅把所有没有用处的破烂布卖给这个“鹰”，还经常把丈夫的衬衣和自己的衣裙都卖给他。最近婆娘们更发觉这种买卖有利可图，于是把自己家里的大麻纤维，尤其是那些“雄麻”偷出来，用相同的方式出卖。这样一来，极大地扩展了“鹰”的生意范围！不过农民也变聪明了，稍微觉得有些可疑，远远地听见一些“鹰”到了的消息，他们快速地采取措施和防备。实际上，这不是丢脸面的事情么？卖大麻纤维是男人们的事情——并且他们是实实在在地去卖——不是去城里卖（去城里卖得亲自去），而是卖给前来购买的商贩，这些商贩因为没带着秤，于是规定四十把就是一普特（重量单位，相当于一六·三八公斤）——但是你们都知道，俄罗斯人的手掌是怎样的，什么是一把，特别是在他“成心多拿”时！——像这种故事，我这个阅历很浅、对乡村生活不“识门道”（像我们奥廖尔省人所说）的人，确实听见了很多。不过黄鼠狼不是只让自己说，他也向我提了很多问题。他知道我去过外国，引起了很大的好奇心……卡利内奇绝对不亚于他。不过能使卡利内奇感兴趣的是有关大自然、山、瀑布、非凡的建筑物、大城市的描述；但能使黄鼠狼感兴趣的，是国家政治之类的问题。他经常有条不紊地提出问题：“他们那儿也和我们这儿一样，或者不同？……喂，请对我说，老爷，是什么样的？……”“啊！哦，老天爷，有这样的事！”我叙述时卡利内奇不停地这样感叹；黄鼠狼则不言不语，紧皱双眉，只是有的时候说：“这在我们这儿可能行不通，这倒不错——符合情理。”我无法把他的所有的问题都向你们转述，并且也用不着；不过从我们的交谈中我得出一个想法，这也许读者无论如何都料想不到的，这想法就是：彼得大帝就主要方面说是俄罗斯人，他的改革充分显示了他的俄罗斯血统。俄罗斯人那样坚信自己的力量和坚强，自己遭受磨难也不管不顾：他不留恋既往的一切，而是大胆地往前看。只要是好的他都喜欢，只要是合理的他就吸取，要说这是来自什么地方，他从来不闻不问。他那积极的思想经常讥笑德国人呆板的理性；不过按黄鼠狼的话说，德国人是个好奇心特别强的小民族，他打算向他们学习这一点。黄鼠狼凭着自己处境的特殊性和事实上的独立性，对我说了很多按农人们所说的，在其他人是转也转不出、磨也磨不出的话。他确实很了解自己的处境。我和黄鼠狼说话，才第一次听见了俄罗斯农民的那种质朴而深含智慧的言语。他的学识，

以他的身份来说，是非常丰富的，不过他不认字，但卡利内奇会。“这个不干正事的人认得字呢，”黄鼠狼说，“他还很会养蜜，蜂向来不死。”“那你让你的孩子们学识字么？”黄鼠狼沉默了片刻，说：“费佳识字。”“那其他的人呢？”“其他的都不认识。”“为什么呢？”老头儿不说话，转换了话题。但是，无论他多么有头脑，他也有很多固执和成见。比如，他打内心深处轻视女人，而在他开心时便取笑她们，拿她们逗乐。他的妻子是个喋喋不休的老太婆，整日不下床，不停地抱怨，骂这骂那；儿子们都不答理她，不过儿媳妇却都把她敬若神明。难怪在俄罗斯的小调儿中婆婆这么唱：“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你算什么顾家的人！你不揍老婆，不揍新媳妇儿……”我有一回想为那几个媳妇打抱不平，引起黄鼠狼的同情；然而他坦然地反驳我说：“你何必管这样的……小事情一桩——让娘儿们吵去好啦……劝解她们倒更糟，也没有必要自寻麻烦。”有的时候这凶狠的老太婆从床上下来，由穿堂唤出那只看家狗。她喊着：“过来，过来，小狗子！”然后就抄起烧火棍狠狠地打那狗的瘦脊背；或是站在敞棚下，对每一个行路人——像黄鼠狼所形容的——“破口大骂”。可她害怕自己的丈夫，假如他一声喝令，她就老实地返回自己的床上去。但是尤其有趣儿的，是听卡利内奇和黄鼠狼说到波卢特金先生的而发生的争吵。“你呀，黄鼠狼，在我跟前你别说他的坏话，”卡利内奇说。“那他怎么不给你置双靴子呢？”另一个反驳。“唉，靴子！我要靴子干什么？我是个庄稼人……”“我也是一个庄稼人呀，可你看……”说话间，黄鼠狼抬起一只脚来，把那双好像是犸猛皮做的靴子让卡利内奇看。“唉，你和我们哪能一样呀！”卡利内奇说。“那么，起码买树皮鞋的钱总该给你，你是陪着他去狩猎呀，几乎一天就得一双树皮鞋吧。”“他给过我鞋钱。”“不错，前一年赏了你一个十戈比的银币。”卡利内奇懊丧地回过头去，黄鼠狼哈哈大笑起来，此刻连他的两只小眼珠都看不到了。

卡利内奇的歌唱得非常动听，还弹了一阵儿三弦琴。黄鼠狼听着听着，突然把头侧向一边，随着他唱出十分感伤的歌曲来。他尤其喜爱《我的命啊，我的命！》这首歌。费佳借此机会嘲笑父亲。“老人家，你为什么也伤心了？”黄鼠狼只顾用手托住脸颊，合着双眼，接着悲叹自己的命运……但是在其它的时间，任何人都不如他奋发：他不停地忙碌——修修马车啊，整整栅栏啊，查查

挽具啊。但是他几乎从来不打扫卫生，有回我提了一下，他答道：“房里应当有些住家的味道。”

“你瞧，”我反驳他，“卡利内奇连蜂房都弄得非常整洁。”

“如果蜂房里不整洁，蜜蜂就都跑了，老爷，”他叹息一声对我说。

“请问，”有一次他问我，“你家有世袭的土地么？”“有。”“距离这里远么？”“差不多有一百俄里。”“那么，老爷，你是住在自家世袭的土地上么？”“是。”“也许玩枪玩的较多吧？”“确实是那样。”“那样不错，老爷；你可以到这儿打打松鸡，不过领班得经常换换。”

第四天黄昏时分，波卢特金先生打发人来接我。我和老头儿告别，感到有点儿恋恋不舍。我和卡利内奇一起走进马车。“再见了，黄鼠狼，祝你身体健康，”我说……“再见，费佳。”“再见，老爷，再见，不要忘了我们。”我们走了。夕阳刚刚红得似火。“明天肯定是个艳阳天，”我抬头望了望明亮的天空，这样说。“不，明天有雨，”卡利内奇反驳我，“因为那儿的鸭子在拍水，青草散发出浓烈的气味。”我们的车子进入了丛林。卡利内奇坐在驾车台上，身子颤动着，口中低声地哼着歌儿，双眼一直看着夕阳……

第二天，我离开了波卢特金先生的好客之家。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黄昏时分，我和猎人叶尔莫莱出去“守击”……但是什么是守击，也许我的读者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么各位，请听我解释一下。

春季，在太阳下山以前十五分钟，你背上猎枪，不要带狗，去林子里。你在林子边上为自己找个合适的地方，往周围打量一下，然后检查检查弹筒帽，递个眼色给同伴。时间飞快地流逝了。太阳下山了，不过林子里仍然很明亮；空

气清新而明朗；鸟儿嘁嘁喳喳地叫着；鲜草像绿宝石一样发出耀眼的光泽……你就等着吧。林子里面慢慢地变黑了；落日的红光渐渐地沿着树根和树干冉冉升高，从差不多还没有长出叶子的低枝移到纹丝不动的、沉沉入睡的树梢上……很快树梢也变得黯淡了；红色的天空成了蓝色。林子里的气息变得浓烈了；夹杂着微微的暖和的潮气；吹过来的晚风在你身旁静止不动了。鸟儿也开始睡了——似乎不是一下子都入睡的，因为种类不一样，早晚也就不一样：首先安静下来的是燕雀，片刻之后就是知更鸟，然后是鸫白鸟。林子里变得更黑了。树林融合成黑黝黝的一大片；蓝色的天空里羞羞怯怯地露出了星星的眼睛。所有的鸟儿都睡了。只有红尾鸟和小啄木鸟还无精打采地发出像口哨一样的叫声……很快它们也没有动静了。再次在你的头顶上方响起柳莺那悦耳的叫声；黄鹂不知在哪儿悲惨地叫了一阵后，夜莺就开始唱歌了。你也许等得不耐烦了，突然——不过只有猎人才懂我说的话——突然由那沉沉的寂静中传出一种很特别的喀喀、啞啞的声响，你会听到急切、短促而又均匀的翅膀扇动的声音——这就是山鹑，它们高雅地斜着自己很长的嘴，从黑暗的白桦树后边轻松地飞到外面，迎接你的射击。

这就是“守击”。

这次我正是和叶尔莫莱出去守击的。不过很抱歉，各位读者，我必须先把叶尔莫莱向大家介绍介绍。

请设想一位年龄大约有四十五岁的人，个子又高又瘦，鼻子长得细长，额头很窄，两眼是灰色的，头发凌乱，嘴唇很厚，总是挂着嘲弄的神情。此人不管冬天还是夏季，身上总是穿着一件德国式的黄色土布外衣，不过腰间经常系着一根带子；下身穿一条蓝色的灯笼裤，头戴一顶羔皮帽子，这是一个家境衰败的地主心情好的时候送给他的。腰里总挂着两个袋子：一个袋子挂在前边，精巧地扎成两半，其中一半盛火药，另一半盛散弹；另外一个袋子在后边，是用来装野味的。麻屑嘛，叶尔莫莱是从他头顶上那个像百宝囊一样的帽子里拿出来的。他卖了野味挣来的钱，原本足够为自己买一个真正的弹药囊和一个背袋，不过他从来都想不到要买这种东西，一直按自己原来的办法把他的枪装好。他擅长避开散弹和火药撒出或者混合的危险，他的手法极其灵敏而迅速，令一旁观看的人都觉得很惊讶。他用的是单筒枪，里面装着燧石，具有“后坐”力

特别大的不好的脾气，所以叶尔莫莱的右脸经常比左脸肿大。他到底是怎样拿这样的枪来打中猎物的，甚至连聪明灵活的人都难以想像，不过他经常满载而归。他还有一只猎狗，名字是瓦列特卡，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家伙。叶尔莫莱从来都不喂它东西吃。“我决不会喂狗的，”他明智地断言说，“何况狗是具有智慧的东西，它自己会找食物的。”确实，瓦列特卡的极其瘦削尽管令与此无关的行路人看后也会觉得惊讶，不过它仍然活得很好，而且寿命特别长；无论它的处境和遭遇多么不幸，它都不曾临阵脱逃，没有丝毫离开主人而逃走的意思。不过它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被爱情所诱惑，离开过两天：可是这样的傻气很快就不见了。瓦列特卡最值得称赞的品格是，它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令人不解的冷漠……假如此刻所说的不是狗，那么我会用“消极”这种词儿来对它加以形容。它一般都是把那条很短的尾巴卷坐在身子底下，把眉头紧皱在一起，身体不停地颤动，并且从来也不笑。（人人皆知，狗会笑，并且笑起来非常可爱。）它长得特别丑，那些仆役们有时间的时候，如果抓住时机，就会恶狠狠地嘲弄它的长相；不过对于这所有的嘲弄甚至毒打，瓦列特卡都用令人惊讶的耐性来忍受。当它因为不单单是狗独具的弱点而把馋嘴涎脸伸入暖和而又香气逼人的厨房的半掩的门里去时，厨子立即就放下手里的活儿，高声叫骂着驱赶它，这为厨子们带来很大的乐趣。在出猎时，它表现出使人惊讶的不知疲倦的特长，还有极其敏锐的嗅觉；然而，假如碰巧赶上了一只被打中的兔子，它就巧妙而迅速地躲开那个用所有听得明白和听不明白的土话乱骂一气的叶尔莫莱，在绿树林底下的荫凉之处美美地把它吃得干干净净。

叶尔莫莱是一个与我相邻的旧式地主家的人。旧式地主不喜爱“鹌鹑”，而特别喜欢家禽。如果不是在特殊的日子，比如在生日、命名日和选举日，旧式地主家里的厨子是不会备办长嘴鸟的，他们经常以俄罗斯人自己不太知道应当怎么做的时候所独有的那种狂热劲儿，琢磨出一种古里古怪的调味方法，令多数的客人都好奇而入神地端详摆在饭桌上的菜，却绝对不敢动手尝一下味儿。主人吩咐叶尔莫莱一个月给主人的厨房里拿两对松鸡和鹌鹑来，却不顾他住在哪儿，靠什么过日子。大家都不让他帮忙，将他看成一个任何事情都不能干的人——正如我们奥廖尔地方所说的“废物”。火药和散弹当然都不给他，这是绝对效仿他不喂他的狗的习惯。叶尔莫莱是个非常古怪的家伙：他和鸟儿一样自